

此生天休问

旧年未觉

□邢晔

立冬,也许是一年里最尴尬的节气。

暑往寒来,秋收冬藏。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四“立”之一,立冬其实只是冬季的开始,刚刚立足,却还不足以立品,更谈不上顶天立地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。”立冬是终了的开端、隐避的起始,却火候不到,欲藏先露、欲罢还休、休而不罢、意犹未尽。

以此喻人,颇为适切。正如某位先生刚刚退休,身体颇为康健,却已离开了大有作为的岗位,不知今后何去何从,做些什么才好,难免拔剑四顾心茫然,甚至拔至一半,思维短路,愣怔当场;又不宜说从此退隐林泉、笑傲江湖,毕竟茶水尚有三分余温,非把自己讲得逸兴壮思飞,那到底是“逸兴”,还是“壮思”?南宋词人辛弃疾的《鹧鸪天·晚日寒鸦一片愁》道尽千般矛盾、万般纠结:“若教眼底无离恨,不信人间有白头。”眼底哪能无离恨,人间处处见白头。

秋尽冬来,本为自然。立冬入诗,就有些不尴不尬。收而不尽的余味,匿有马迹的回首,总是叫人欲说还休、欲说还羞、欲说还修。

即使以李白的仙气、白居易的魔力,也写不出什么惊才绝艳之作。这是银鞍白马度春风的盛唐,立冬时节,谪仙只能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酒徒,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,恍疑雪满前村”。这是世间应不要春风的中唐,早冬时分,诗魔无非是一个羡慕闲人的闲人,十月天气正好,冬景恰似春华,“老柘叶黄如嫩树,寒樱枝白是狂花”“此时却羡闲人醉,五马无由入酒家”。

立冬,走向一段时光的终局,窗外寒风料峭,心中向往暖春,自然会情来绪往,茶酒相伴,诗书倦翻。此时此刻,却有一股曾经的暖意慢慢流淌,渐渐润湿一些回忆,或温,或凉。

在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宋代,最常见城上斜阳画角哀的悲愁。这个发达而柔弱的时代,其实并不缺雄奇奔放的文官武将,也不乏热血沸腾的草野百姓。但重文抑武、守内虚外的大政,党争政斗、官奸吏恶的生态,让宋朝积贫积弱,深受蛮族之害,饱尝靖康之耻,最终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。

即便如此,庸常岁月甚至苦难时光里的每一天,也都值得热爱与珍惜。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寒酸立冬,“室小财容膝,墙低仅及肩。方过授衣月,又遇始裘天。寸积篝炉炭,铢称布被绵。平生师陋巷,随处一欣然。”时代的大悲哀里,自有个人的小欢喜。陆游也有过欢欣随性的立冬,“胡床移就菊花畦,饮具酸寒手自携。野实似丹仍似漆,村醪如蜜复如齑。传芳那解烹羊脚,破戒犹惭擘蟹脐。一醉又驱黄犊出,冬晴正要饱耕犁。”这是有梦有力有为者的大悲哀,却是天空虚间的小实在。美景、美酒、美食,吃饱、喝足、干活,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大抵如此。

写立冬的古代诗词,佳句不少;令我肃然乃至悚然的,却唯有一句:“此生自断天休问”。

此句出自《立冬道中》,系南宋诗人高登所作。高登是强项的爱国者,宋史为之立传的超级牛人。十一岁丧父,二十岁入太学;二十一岁与同学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、童贯等六奸;二十二岁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,请罢权奸、用李纲,京城军民数万人主动支援,打死宦官数十人,开封府尹急调数万骑兵欲行镇压,高登与陈东等十位太学生屹立人前不动。此后,高登连奏多本,提出强国、强兵、强民的良策,均不被纳,自己也被权奸唆使学官构陷摒斥回乡。高登的一生,振笔直书、指斥权奸是常态,偶有机会进入最高决策场所“廷对”,“极意尽言,无所顾避”。“有司恶其直”,屡屡下放高登担任小官。高登位卑不忘忧国,官小不惮任事,拒斥巨奸秦桧,骂死劣绅秦琥,被秦桧陷害,坦然登程入狱,昭雪后再遭打击,除去名籍,贬广西容州入军籍监管。在容州,高登种菜植竹,但闻国政,为之发愁甚至恸哭不已,直至五十六岁病逝。

在古代,没有比天更崇高的空间,也没有比天更强大的威压。但是,在高登那里,面临刀斧、刑狱、贬谪,仍然是此生自断,天也休问!这是何等雄壮的气概、何等伟岸的胸怀,又是何等自由的情感、何等奇崛的灵魂!

节气走向终局,是时间的节奏;个人走向尾声,是生命的规律、社会的规则。当今开放时代,逸兴自流行,壮思亦鼓舞,每段年华都有各自的大美,哪有“垃圾时间”“末日黄昏”可言?

有道是,冬逐年华老,心随我自增。

本版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哪有无痕这回事

□阿简

他没有想到,会这么猝不及防地遇到她。她举止娴静、神态怡然——还是以前的老样子。不同的是多了几分丰腴,而且,挺着大肚子。

他回到家里很久,魂不守舍,眼前、心上,到处是那个凸起的肚子,那么圆、那么美,是他们以前在一起憧憬“未来”时,他设想的样子。

那个时候,她刚从大学毕业,单纯、文秀,像一张洁白的宣纸,还不曾着墨,却已经镶好了珍贵的框子,让人不敢轻易下笔。

在他女高男低的婚姻里,他的“绝世美颜”一直是妻子在女伴们面前炫耀的骄傲,所以尽管他很早就提出过离婚,妻子都很坦白地告诉他:“想离婚,门儿都没有!这么多年我对家对你,不能白付出!再说了,我是个要脸要面儿的人,离婚,你让我的脸往哪放?”

他们都刻意回避过,可是兜兜转转,总是遇上。

他做好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,明知道难有胜算,一次次地找妻子商议离婚。妻子也似乎想好了对策,撒泼、怀旧、寻死……所有经典的、现代的戏码全套上了几个遍。后来,

是妻子那一句“只要将来你们在一起,我一定会弄死她!”让他放了手。他了解她的为人,她是一向言必行、行必果的。

婚姻虽然还在,他的心里、梦里是谁,做妻子的也看得出,当然窝火,少不了泼出风凉话:“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啊!早知道这么阴魂不散的,当初也该学了梁山伯、祝英台,双双化蝶去!何苦现在剃头挑子一头热,一把年纪还害起相思病来了!”

“那个陪在她身边的年轻人,应该是个好小伙。”他宁愿相信男人看男人,有一种天然的默契。幸好,是一个他们以前都不认识,也就是说,不知道他们过往的人。“那就让她一辈子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地过吧!希望她的日子像框子里的画那样明丽、平整、安稳,不要蒙尘,更不要有折痕。”

前阵子我们老友重聚,只有他没来,说是得了难治的病,他妻子陪在医院里,每次有女性朋友去探望,她都会夹枪带棒地把人骂出来。这个拧巴的状态听来悲酸,却也似乎合情合理:曾经出轨的婚姻里,因为一方有了违章记录在案,再圆满也还是锔起来的饭碗,总有一道印痕,或深或浅地长在上面。

擦肩而过

□舒曼

一 “欠我们的钱,你到底几时还?你要是再找理由搪塞、敷衍拖下去,可别怪我们动用非常手段!”

贺欢欢永远都不会忘记,五年前她在那座城市谋生时,走投无路中遭遇的一场“优惠小额放贷”骗局。

说起来那时欢欢也是特别惨。父母离异,母亲随后扔下她和父亲出国,嫁给了一个富商。欢欢大学一毕业就离开抑郁寡言的父亲,独自外出在异乡求职打拼。可没想到父亲突然身患重症!不得已,贺欢欢只能借债筹款救治父亲……

“我,我,我肯定会将五万元还上!求你们再宽限,宽限一些日子!”贺欢欢面对放贷恶汉的催逼,欲哭无泪。她的身份证件在他们手上,她写下的借条也在他们手上。

“你再拖下去,就不是五万,而是十万、二十万了!别怪我没提醒你!”满脸凶相的催债者恶狠狠撂下一句话,扬长而去。

许多,恰好看见当时的场景。许多是贺欢欢的邻居,他刚搬到那个出租屋。同是天涯沦落人,欢欢的无助和悲苦,他懂。不知为何,许多主动对吓得瑟瑟发抖的欢欢伸出了手,攥得紧紧的,低沉而有力地安慰道:“别怕,有我!”

二 许多一直没有为当时那一刻的冲动后悔。倒也不是说他莫名地就产生了什么责任和义务,也不是他愿意为欢欢一腔热血去沸腾,他只是简简单单地觉着:这个美丽的、看上去柔弱无助的女孩,不该被恶人欺负!尽管,他的经济同样不宽裕,手头也并没有多少钱!

“你天天吃泡面真的不行。这样下去,你会营养不良的!”从一家美术学院毕业的许多,好不容易承接了几家公司的大型户外广告绘制任务,完工后能拿到几万元辛苦钱。他日夜不停地赶着工,当带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回到出租屋,无意中看到欢欢又在煮泡面,他,却心疼起她来。

“这是为你煮的。看到你屋子里亮起了灯,知道你收工回来了,就,就煮了点泡面……对不起,我买不起好菜,就,就给你煮了两只鸡蛋。”灯光下,欢欢羞涩的脸庞是那么的俏丽、那么的动人,许多看着看着,已然看呆。

幸运的是,在许多的帮助下,贺欢欢终于顺利还掉了高利贷。

但两个人的生活,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机。骨子里头,许多是个有些清高的年轻画家,一直将艺术追求视为自己的生命。许多创作了不少美术作品,且一直想办一场美术作品展览,可囿于资金等种种因素,一直无法实现。

贺欢欢心里何尝不清楚?她,是真的懂他呀!但她作为小公司文员的那点薪水,远远不足以支撑她和许多一起圆梦的呀!

贺欢欢不再一有空就黏着许多了。她整天进进出出,脚步变得匆匆,还有几分神秘。忙着进行美术创作的许多,虽然觉得有几分异常,可是也并没多想。

许多无意中注意到,贺欢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喜欢上了为他囤货。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、男人的各种生活用品,就连剃须刀的刀片,贺欢欢都为许多准备得足足的……

“欢欢,你这是怎么了?为我准备这么多东西,是为了抵御重大经济危机吗?”许多虽然心里不解,但还是带着笑,对贺欢欢打趣道。

“我要让我的男子汉一生衣食无忧嘛!让你永远都只能记住我一个人的好!不许,也不可以再有其他女人为你购置任何一样生活用品!”贺欢欢也娇笑着。只是,只是,粗心的许多呢,并没有注意到欢欢眼角隐隐的泪花……

四

许多没有想到,在一位商界成功人士的成功资助下,他渴望已久的美术展览,终于心想事成,圆梦。更重要的是,美术展在业内业外引发良好反响,受到社会各方关注。权威媒体评价:许多的美术创作体现了一名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和良心。许多成名了。

这个时候,他最希望得到的,其实是贺欢欢的赞赏还有鼓励;他的一切,他苦苦奋斗得到的荣光,只能和她一起分享!

可是,贺欢欢却选择了离开!

贺欢欢留下的一张信笺,让许多泪流满面、肝肠寸断:“我呢,就是个普通的女人,和你一样有梦,但现实却总是让我从你的梦里擦肩而过;或许,这,就是梦境在现实中的折射吧。”

后来,许多才知道:为了圆他的画展梦,欢欢接受了一位商界精英,并以为许多举办一场盛大画展为条件嫁给了他……

许多心中痛极。这样的成功,以失去最心爱的女人为代价,还有意义吗?